



大暑：于蝉吟中穿过花影

盛夏的极致与从容

王仁菊

大暑话三伏

杨才进

夜里做了一个冗长的梦：我是一艘没有风帆没有浆的船，漂在没有月亮没有风的苍茫水中。潮水涨上来，缓缓漫过船体，轻柔地、凉爽地浸透每一寸肌理，于是我沉入水底，周围有许多曼妙歌声，有许多轻柔的窃窃私语。醒来的时候，夜色仍紧紧拉着漆黑的幕布，窗外那盏耗完能量的太阳能檐灯，只残留一个小小的光斑，像只快要睡去的青蛙。夜似乎很静，却能听到无数草虫的浅吟低唱，这是大暑节气特有的景象，让我突然回忆过去的几十年，大东沟的节气里，好像并没有“大暑”。

大东沟人们所常提到的，大概是：清明，因为要祭祖；芒种，“算黄算割”的鸟鸣从这山到那山；白露，白露核桃可是个好东西；冬至，要吃扁食才能不冻耳朵。再就有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。至于小暑大暑什么的，不大听人说起，所以这位故去的老人，我猜想他的小名并不是“大暑”，毕竟听说他的生日在秋后。或许是出生时赶上秋收，祖父母或父亲在田地里刨出一个肥肥胖胖的红薯，呱呱坠地的婴儿也像这红薯一样圆润，于是他有了个接地气的乳名——大薯。

不过，大薯或者大暑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，我们东沟里人们的小名，从来不是用来书写的。

虽然东沟里不说大暑小暑，但如果热上一段时间，村人见面闲聊传，总有人问上一句：“进伏了吗？”要么是“进几伏了？”农谚不是说么：“头伏萝卜二伏芥（方言：芥gai菜），三伏里头种白菜”。进了伏，园子里拢了土，各色种子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天气一进伏就热得狠了，狗趴在泥地上懒得动弹，伸着舌头滴滴答答淌口水；鸡子们开始还喜欢三三两两蹬腿伸翅膀，匍匐在太阳底下晒羽毛里的虱子，晒得昏昏欲睡，这时候也躲到阴凉里，大张着嘴，嗦囊一抽一抽喘着粗气。

早年间里，每每入了伏，阿爸就会爬到木楼上，去翻找那副不知传了几代的曲模。我就晓得，该是踩酒曲的时候了。曲模是四块木条组成的可拆卸的长方框子，铁匠木的，黑漆漆裹了一层包浆。阿爸刷洗曲模时总要念叨一句“好酒在好曲，好曲在三伏”，又会说：“千两黄金易得，一两好曲难求”。他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，大概连一两金子也不曾得到过，只有在制曲的时候，才能夸这样硬气的海口。

我家制曲，通常淘六升麦子，碰上年景好，一斗也是有的。阿爸说铜磨会伤了粮食的本味，怪不得好曲。总是洗晒好麦子后扛到两里外的栎庄，那里的老栎树下有一副大青石磨。一斗麦子，父子俩要抱着磨杠轰隆隆滚上半天。磨制曲的麦子有讲究：不能太粗，也不能太细，要磨成大小均匀的“梅花瓣”。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场景：那棵五百年的老栎树懒懒伸着枝杈，鸣蝉在繁密枝叶间唱了一曲又一曲，树下的石磨轰隆隆作响，破碎的麦粒从磨缝里洋洋洒洒而下，仿佛一圈小小的瀑布。有时微风拂过山岗，老树的叶子摇晃起来，像一千一万人的人噼噼啪啪鼓掌。

大东沟里做酒曲，用的还是《齐民要术》中的老法子：碎麦粒拌上麸皮和水；再取一块旧年的曲砖碾成粉末与其拌匀，就该派曲模出场了。踩曲是阿爸的专利，家里其他人从不让染指。他仔细地洗净脚，指干，立在竹席中央静默一会儿，像在进行一项庄重的仪式。我被分派不断往曲模里添加原料。阿爸的脚在曲模上来来回回：先踩四角，再踩中间。蓬松的曲块凹陷下去，渐渐变得紧实。他还在不停踩踏，直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

制好的曲砖被阿爸小心地码在麦秸床上，覆上一层厚厚的稻糠和黄蒿，它们在伏天的白天和夜晚静静沉睡，不久就会散发出醉人的曲香。

阿爸老了，已经很多年不再烤烧酒，那些烟在黄蒿里，串在屋梁上的曲砖也很多年不曾再见，在这个临近“大暑”节气，送别一位叫“大暑”或“大薯”的老人的山路上，我望见山坳里那座盛满我少年记忆的石板老屋，现在化作一堆破烂的黄土，它曾在过去的某些年里，每年三伏日都曲香四溢；那棵巨大无比的老栎树，仍旧招展满枝绿叶挺立于山梁，它见证过，在以往几百年里，曾有无数对父子或夫妇推着那扇沉重的青石磨踽踽前行。

仿佛整个孩提时代的夏天，我们都光着脚丫满山野疯跑，活脱脱如撒欢的小兽。印象中没有蒸笼般的酷热难耐，唯见绿影婆娑，万木竞长。

我们沉迷于蝉鸣于树，荷满池塘，瓜果飘香的长夏，一任漫山遍野的欢乐撒满山野时光。白日里，赤脚跳过晒得滚烫的青石板，跑过杂草丛生的田埂，躲进绿意涌动的荷叶间，猫到初熟的果木林里，蹑进山溪沁凉的滩水中……摘莲蓬，偷果子，捉知了，摸鱼虾，扎猛子，其乐无穷！裤脚永远卷过膝盖，小腿上总沾染着草汁与泥沙。凉鞋被小心拎在手上，生怕砸坏了鞋带挨骂，毕竟要靠它撑过整个夏天呢！入夜，如归巢的鸟雀般聚拢在庭院里，沐浴着凉爽的山风追逐嬉闹，寻了玻璃罐子捕那流萤，听着忽远忽近的蛙鸣数天上的星星。更多的时候，倚在祖父母身边听他们讲故事，讲蕴藏在寻常日子里的时序讲究和生息道理，时而懵懂，时而清明。浸润在这般自然课堂里，依稀就懂得了于时序的极致与从容中体悟万物平衡的玄妙。

盛夏的极致是大暑。此时，夏至季末，光阴过半，天地宛若熔炉，五谷于炽热中饱满，万物于极致中蜕变。智慧的先民们早已于“苦菜秀，靡草死，麦秋至”的小满时节，便循着自然的指引，在与天地万物的共生共荣中悄然调整着生活节奏，以顺应时令物候，从容应对岁序中的炎热之极与时序更迭。这些于饮食、农事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应候讲究，长久融入寻常烟火岁月，成为乡土中国对节气最实在的回应。其中最深入人心且南北皆通的，大抵莫过“看夏”“吃苦”“晒伏”“躲伏”等习俗了。

“看夏”，是夏日里最温情、最富烟火气的社交盛事，也是为迎接秋收而蓄力储能。

在我老家习俗里，新麦归仓后，地里紧要活计忙完了，开始“歇伏”。出嫁的姑娘带上新麦粉蒸的馍或水礼回娘家“看夏”，同父母兄弟姊妹唠唠家常，再美美热闹一番。聊表一份敬意，也暖一回亲情。这亦是晚辈孝敬长辈的礼数，带上新面馍或水礼去亲家友家“看夏”，那是极大的敬意！主家受了馈礼，会择期回礼，谓之回节。一来一回，彼此情分就浓稠三分，日子也额外多出三分喜兴来。

人要“看夏”，庄稼、牲畜和家园也须“看夏”。庄稼地里的“看夏”，重在勤浇灌，防倒伏。万物到了盛夏都会肆意疯长，田间的稻穗在“两火相加”的暑气中疯狂灌浆，旁的作物亦是如此。此时需大量补给水分，且需于早晚勤浇灌，以防庄稼烧苗。还要及时查看田垄，对长势过密的地块适当疏苗，对弱苗歪苗及时加固稳定，以防遭暴风雨侵袭而倒伏。

家畜家禽的“看夏”讲究，重在圈舍勤打扫，防湿热及坚持两头放牧。老话讲“夏不净圈舍，牲畜易病弱。”棚圈湿热易滋生细菌，勤扫防潮能减少疫病。正午高温，草料阳气过盛且不够鲜活，牲畜啃食极易落下病根，于清晨和下午放牧，最是相宜。这方面，我是有着深刻教训的。我家旧年曾养有一头通体赤黄的牯牛，长得极是高大威猛，耕作甚是得力。

我于某年夏日午后去后山寻果子，归来“好心”带给它一捆青草，它当日啃食欢畅，翌日恍若得了厌食症般不思草料，几日后便水草不打牙，瘦得失了形。请了村里兽医先生前来诊治，疑心是吃了热草料，中了热毒。半月后，已是奄奄一息，不得不屠宰了去，肝里竟生了牛黄，先生又说或是被这牛黄折磨的丢了性命。我对偷喂它热草料一事始终三缄其口，心下却暗自难过了好些年。

家园的“看夏”讲究，重在防汛防潮。盛夏，大雨时行，土润溽暑，土坯房最怕沟塘堵、屋檐滴，一条田垄更是关乎着一家人的生计。因而，田边地头的池塘水渠，房前屋后的排水沟，都要时时疏通看顾，防水害损毁庄稼屋舍。

以苦攻苦，以清解热，是“吃苦”的核心精髓。苦指苦味食物，亦指苦夏。入伏后阳气顶盛，湿热交织，人体新陈代谢加快，脾胃功能受阻，易出现食欲下降，精神萎靡，身体乏力等症，甚是煎熬！人们将此时段日称为苦夏。此时饮食，宜以调理脾胃，清热祛湿为主，吃些苦味清淡食物，再补充些杂粮，应对大暑高温湿热气候对身体的影响，大有裨益。苦味食物中苦瓜、苦菊、莲芯、薄荷常为首选，清淡食物中绿豆粥、荷叶饭、冬瓜汤均属上佳，粗粮中玉米、南瓜、山药较受欢迎。这般的以天然苦味刺激食欲，清热泻火，并兼以补给能量，温养脾胃的传统吃法，既是祖辈顺天应时的养生智慧，亦蕴含着甘苦平衡的生活哲学。

宋人戴复古笔下的《大热五首其一》中的“天地一大窑，阳炭烹六月。”为“晒伏”描绘出极富具象的感知画面。节气进入大暑，温度湿度达到极致，阳气鼎盛，是一年一度“晒伏”的最好时节。人们把家下的衣物、书籍、药材、农具等一应物什翻晒一新，祛除潮气，杀灭虫菌，避免物品发霉腐朽，借天时以护家物。有的地方还兴负日补阳、晒脚板等，恨不能把一年的湿气霉气都晒尽晾透。另有晒伏姜、制伏茶、烧伏香的古旧习俗，前二者暗合传统医学春夏养阳和冬病夏治的讲究，后者实为祈求丰收、免除暑灾，乃是对自然规律和馈赠的敬畏与感恩。伏茶分为茶叶类和中草药类，制法大同小异，左不过是泡饮煮饮。晒伏姜就更麻烦些，取鲜姜片或姜末，加适量红糖拌匀，置阳下反夏晾晒成色泽深褐的软糯块状，封存当茶饮备用。

据说，旧时许多地方都有于村口凉亭放置伏茶供路人免费饮用的习俗。早年，有熟人至苏杭游玩，于温州某处听闻一些村落仍保留此习俗，自觉大开眼界，归来处处说嘴，听者无不赞叹！当然，伏茶伏姜裨益良多，却非世人皆宜，饮用须得辩证取舍方可。

躲伏，大抵是最能体现人类顺时应候智慧的生息法则。古人自入夏始，便遵循“夜卧早起，无厌于日”理念，主张伏天宜伏不宜动。于骄阳当空的正午减少外出，收敛自身能量并借助自然风驱散暑气，静心偷闲怡养形神，以防暑易入心，损耗元气。这般的与自然相契的智慧，无声地告诉我们：生命的热烈与从容，从来都在时序循环中相互成就，唯有顺应自然节律，方能于喧嚣中固本守心，安享清凉。

中国夏尔

裴祯祥

七月，从西安出发，穿越秦岭回家。

时近大暑，太阳又增强了它的热度，干旱了数月的土地也开始迎接雨水的浸润，山水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绿意。从关中找到陕南，以前是走宝成线，绿皮火车要在莽莽大山中盘来绕去，咥当咥当行驶七八个小时，才能抵达嘉陵江畔的略阳站。再以前，就要骑马或者步行，在悬挂于深山密林、陡崖峭壁与河谷边缘的山道上，跋涉许多时日。现在，正如大家感受到的，我们已经感受不到秦岭的存在。一个半小时之内，飞驰的动车就会将我们身处的环境，从高楼林立、平畴沃野的关中平原，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。如果是现在这样的盛夏时节，你所乘坐的动车，就会逐渐变为《魔戒》中拉着甘道夫与佛罗多疾驰在原野上的那辆马车。

只是，动车更快、更稳、也更加魔幻。

坐在车里，我感觉到，动车穿越秦岭，其实就是穿越一个个时空隧道。从秦岭北麓进山后，一段段或长或短的隧道，会迅速将你带入一个个迥然不同的世界。当火车疾驶而入，窗外明媚的阳光，如同被一把无形的大刀猛然切断。虽然车内有灯，但你丝毫看不见窗外的景象，只剩下圆拱形的洞壁，如大尺度宇宙背景科幻片中令人恐惧的深黑湖面。然而，在这深渊与深渊之间，你又会瞬间进入一片光亮澄明的境界，看见由壁立千仞的山峰夹峙形成的幽深峡谷，由翠绿渐变为淡蓝的连山，以及远处山巅上漂浮缠绕的白云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光明时刻越来越多。大山与大山之间的夹角开始变化，时而狭窄，时而开阔，你可以远远望见，从更高的山岭上流泻出来的溪流汇聚成河后，在巨石丛生的谷底泛着水花，静静流淌着。然后，隧道越来越短，也越少。那些较大的台地上，出现了零零散散的房屋，但因为太过稀少又缺乏必要的关联，还构不成村庄。然后，突然就看见了一座沿着河谷修建的小城，娇小，清秀，整洁，安静，如一幅现代人创作的水墨长卷，有一种温润而孤独的美感。你在行驶于高架桥上的快车道中，与它只是匆匆一晤，但却印象深刻。因为这是你离开关中市群后，第一次可见可称为城镇的地方。但它与那些城市在规模与气质上，已有着天壤之别。

这就是陕南。它依然属于秦岭腹地，但这里的山色更加青翠，植被愈显茂密，即便今年前期如此干旱，几场雨下过后，也已变得露滋水润，郁郁葱葱。你明白，自己已经来到了秦岭以南。紧接着，那些高大的山岭缓缓退去，如一群奔跑的巨人慢慢停了下来。但你明白，它们会一直站在远处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。这时候，台地逐渐增多，河流继续变宽，可以看见灰白色的县乡道路，沿着河岸和山脊弯弯曲曲延伸，上面蠕动着汽车或农用车辆。

当山脉完全消失，动车突然显得慢了下来，一种你在别处从未见过的景象映入眼帘。那是一片又一大片旷阔的土地，仿佛永无尽头一般，在动车的左边和右边，不断向着远处延展。这些土地，由动辄千百亩坦荡的平地、迂缓起伏的丘陵、纵横交织的河流、大大小小的湖泊与水塘构成。那些平地，大部分是条块状的水田与旱地，此刻，呈现为连缀成一体又铺展开来的秧苗、包谷与蔬菜，它们绿油油的，在艳阳下闪闪发亮，在微风中缓缓摆荡。田地之间，是一排排或一簇簇水杉、白杨和其它树种构成的灌丛和林带，与挺立于丘岗之上的电塔，横穿过天空的电线，共同构成一幅幅立体的现代田园图景。

然后，在这一切背景之上，房屋出现了，村庄出现了。

在丘岗上，在树林边，在田地与田地之间，由红色脊瓦盖顶的两面水民居，团团簇簇地参差错落着，或彼此疏离，或三五成群，或数十处连为一片，成为旷野上最亮眼的景观。它们被细密交织的镇村道路连接起来，又因为看不见人来人往，好像孤独存在着，让人们眼前的世界色彩富丽，明净辽远。每每看到这绵延而又疏落的村庄，我就想起霍比特人居住的袋底洞。它们虽有着形制上的巨大差别，但与周遭的环境契合起来，却在内心深处，给人异曲同工的特质感。这时，我也就想起三月下旬，那春意如酒时节，这一片又一片缓缓起伏的原野上，那被油菜花发疯似的盛开涂抹出的迷醉与狂野，又会将这秦岭以南的土地，燃烧成何等辉煌耀眼的星空！那时候，这些踽踽于此间的房子，又会与它们形成怎样的构图？

然而，当你的目光向着远处目力所及的地方望去，你会发现，大山并未消失。不管东边还是西边，南边还是北边，天与地重合的边缘，都矗立着蜿蜒的群山，它们高低俯仰，顾盼生姿，上半部分均被云雾平齐包裹着。或许因为远的缘故，散发出灰蓝的光泽，如环抱的臂膀，将这片旷野缓缓围拥起来。就是这样，右手秦岭，左手巴山，中间是汉江与它庞大的水系。由它们所滋养形成的这块金玉盆地般的土地，是我们安宁祥和的伊甸园，也是中国的夏尔；汉中。其实，这片被称为西北江南的地方，既不同于江南，也不同于任何一处中国田园。正如作家丁小村所说，她处于南方之北、北方之南、中国之中，是深居祖国内陆，又向着世人敞开的汉天人间。

长久以来，这块土地一直接受着丰富多彩的现代文明，也仍然保留着明丽而纯净的生态世界，向我们默默证明着当代自然与人类，所能形成的一种最接近理想的存在状态。当然，正如夏尔的哈比人有着他们的恬儒、慵懒与各自性格上的缺点，当代人因为复杂文明侵袭所造成的焦灼、割裂与痛楚，也必将融入陕南人的生命之泉。但我们拥有自己的夏尔，就预示着每一个远征归来的人，都会和佛罗多他们一样，有机会结束自己的彷徨与漂泊。

紧接着，动车将穿过盛夏的明媚，进入汉江边一片日新月异的城市空间。当然，如果以《魔戒》中的地域作比，那里已不是夏尔，而是由奇山异水与广阔森林所构成的精灵世界。

熔金淬夏

冉俊雅

大暑前后，天地便成了光的熔炉。阳光不再是温柔的抚触，而是亿万根灼烫的金针，密密匝匝地扎下来。空气在热浪里翻滚，汉江两岸的轮廓都模糊了，仿佛要被这无边的火焰重新塑形。

古训有言：“大暑，六月中。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……今则热气犹大也。”这“大”字，此刻读来竟有金石相击的灼烫感，沉重地烙在光阴的脊背上。

这是最嚣张的季节。杜牧曾寄望“大暑去酷吏”，岑参更惊心于“蒸沙烁石燃虏云，沸浪炎波煎汉月”。然而日子如汉江的水，即使被蒸得滚烫，也得奔涌向前。于是人们在这天地烘炉里，悄然寻得清凉的奥妙，我也握一把轻巧的蒲扇，躲进夏日难得的一片浓荫里。

若要在这熔炉中平息烦躁的心神，心便不由自主地飘向汉江。这条从秦岭蜿蜒而来的碧带，在七月骄阳下铺展成一川流动的碎银。它沉默地吸纳着天火的炽热，水面却泛着令人心安的寒光。傍晚时分，江岸的台阶上渐渐聚起纳凉的人群。塑料小凳，玻璃杯里盛着澄澈的紫阳茶——那是熔炉里萃取的一抹绿意。啜饮一口，五脏六腑的燥火便消了大半。

江边的夜市不到夜幕降临就热闹起来了。烤鱼的香气混着冰镇啤酒的泡沫，在热浪中开辟出一方人间烟火。卖莲蓬的老妇人坐在台阶上，青翠的莲蓬排成整齐的队列，每个孔洞里都藏着清甜的莲子。连子肉清甜裹着脆爽，莲心收集起来可泡茶，恰似生活滋味的总和。

水西门的喷泉步道也是个好处处。当暮色四合，水柱忽然腾空而起，像一簇簇透明的水晶在夜色中绽放。孩子们尖叫着穿过水雾，年轻情侣举着手机记录这转瞬即逝的清凉。水珠落在滚烫的地面上，转眼就化作一缕白烟。这人工的清凉与自然的酷热在此刻达成了精妙的平衡。

大暑之酷，是夏的极致挥洒，亦是秋的隐秘序章。灼灼天光如同自然设定的试炼场。万物被推至鼎盛：蝉鸣耗尽气韵，阳光倾泻所有。然而就在热浪席卷至巅峰时，某种深邃的嬗变正在发生。当最后一场雷雨洗过安康城，汉江水面泛起无数细小的漩涡。岸边的芦苇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丈量这个夏天熔铸的光阴。喷泉依旧准时起舞，但水雾中映出的彩虹已悄然转向北方。蝉声渐疏，并非力竭，而是将炽热锻造成了更恒久的寂静，为下一季的轮回储备能量。

自然之道向来蕴藏着相生相克的玄机。这极致的淬炼，并非终局，而是造化最精妙的锻打工序。它迫使万物在沸腾中提纯本质，在灼烧里萃取真形。就像汉江，在经历整个夏天的熔铸后，水流反而显露出玉质的通透。夏的狂欢教会我们绽放，而大暑之后悄至的立秋，则昭示着巅峰之后需领悟节制与转化。这不是衰减，而是生命更为深邃的修行。

站在汉江大桥上远眺，夕阳把江水染成淬火的金箔。最极致的燃烧之后，恰如其分的收敛与酝酿，正是天地运行的恒常之道。当热浪开始收场，云层深处似有金铎轻报：绚烂至极时，懂得留白，方能接住那即将倾泻的、更为醇厚的秋韵。就像此刻的汉江，在饱受了整个夏天的淬炼后，正以从容的姿态，将天光云影都酿成玉液琼浆。

编者按：

大暑至，骄阳似火，蝉鸣阵阵，稻浪奔涌，盛夏达到顶点，万物在高温中熔铸明亮的色彩。这是汗水如雨的时节，亦是生命能量蓬勃绽放的时节，且看这极致的热烈，它激荡江河，五谷丰盈的序章正于此间写就。这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，感念夏花绚烂的慷慨，感念夏雨酣畅的自由，让人们在热浪中汲取力量，于耕耘后静待秋实。

